

奔月

蜀客著

中



古言大神蜀客历时四年虐心归来

与《花千骨》并称两大师徒仙侠绝恋 《重紫》姊妹篇

上古魔神，身负天下，命中注定，三生情缘！
一段催泪断肠的虐心神话 一曲纵横千年的爱情骊歌

附赠蜀客创作十周年纪念册 独家收录粉丝精品书评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蜀客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奔月. 中 / 蜀客著.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40-5380-1

I. ①奔… II. ①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3372号

责任编辑 吕逸尔
文字编辑 傅笛扬
特约编辑 梁 洁
执行编辑 刘青蓝 邹学欢
责任印刷 陈柏荣
设计制作 唐 棠

奔月 中

BEN YUE

蜀客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
书 号 ISBN 978-7-5340-5380-1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部联系调换。

❧ 前情提要 ❧

亡月背负着拯救苍生的使命，奈何命运之神将开启这份责任大门的钥匙放在了柳梢儿身上，柳梢儿，那个让亡月一次次打破原则不惜一切保护的女子。

柳梢儿原本过着富家千金的幸福生活，一夜之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中起火，弟弟生病，身不由己只好接受父亲的安排进入侯府为奴。原以为只是入府为丫鬟，却被骗误入武道。骄横任性的柳梢儿在侯府的日子，虽然常常被欺负，但遇上了愿意时时刻刻保护着她的陆离。

离开侯府的陆离和柳梢儿，身负保护侯府少爷的责任。无意之间卷入了一场场武道、仙道和魔道的风波之中……

在柳梢儿的心目中，她认为自己一直都是亡月重兴魔都计划里的一颗棋子，她不知道亡月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她。

两个人明明深爱却不能以爱的名义守护，明明舍不得却又不得不亲手将她放在危险的境地。这是一个关于爱和责任的故事，月神将如何抉择呢？



第三卷

大荒篇·沧浪琴歌





目录

第三卷 大荒篇·沧浪琴歌

001	第四十一章	卧剑浮波	103	第四十九章	怨魔毒魔
013	第四十二章	迷窟闻铃	115	第五十章	夺权魔宫
025	第四十三章	大荒风雨	127	第五十一章	月神之源
039	第四十四章	沧海遗琴	140	第五十二章	逃亡之路
050	第四十五章	邪仙报信	152	第五十三章	雪域逢生
063	第四十六章	被囚禁坑	166	第五十四章	学会威胁
075	第四十七章	重归魔界	178	第五十五章	霓草佳酿
089	第四十八章	为了守护	191	第五十六章	草灵之心

203	第五十七章	大荒白衣	236	第六十章	一无所有
214	第五十八章	霜花舞动	246	第六十一章	魔浪妖歌
226	第五十九章	恩情骗局			

第四卷 魔宫篇·月神传说

258	第六十二章	强破虚天	278	第六十四章	今夕一诺
268	第六十三章	妙音弑神	289	第六十五章	妖陵兄妹



《第四十一章》

卧剑浮波

月影西斜，面前沙地或闪着银色的光，或成为大片黑色阴影，刺骨的冷风夹带着沙粒，吹得肌肤生疼。为防备毒沙，柳梢只得运起魔力艰难前行。大荒之险远超预料，她这才知道洛歌先前用浮云诀载着自己行路，看似轻松，实际上需要怎样的修为才能做到。

前方一只大耳兔不慎陷入流沙，正挣扎求生。

柳梢将脸一扬，视而不见。

她就是不及洛宁，洛宁那么懂事善良，她就是见死不救！

走出几步，柳梢到底还是退了回来，将那只大耳兔拉出流沙，望望身后没有人影，又有些不安。

其实柳梢何尝不明白，偶尔任性没什么，像这样无休止地闹，时间长了任谁都会厌烦，可如今面对洛歌，她偏偏总是控制不住，就好像当初对陆离一样。

陆离的迁就，是为了最后的利用。

洛歌从不纵容，却是不带目的地护她。

柳梢开始后悔。

洛歌会不会也烦她了？不该赌气的，他对她其实很好，拿她跟洛宁比，算不算是真的将她当小妹了？

柳梢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去，突然间脚上一疼，低头看，原来那只大耳



兔在咬她的脚。

兔子会咬人！还是自己救下来的兔子！

看啦，这就是滥好心的下场！柳梢气得踢开它，谁知那灵兔被踢了个跟斗，又跳回来死死地咬住她的裤脚。

柳梢拖着它走了好几步，感到惊奇了：“你想做什么？”

大耳兔松口，围着她跳了几跳，十分焦急的样子。

足底传来“桀桀”的怪笑声！

有陷阱！柳梢心知不好，待要御风逃跑，足底沙地突然如波浪般翻涌起来，带着很强的吸力，将她整个人往沙下拖！

有过被偷袭的经验，柳梢临危不乱，见脱身不得，立即单手握拳高举，快速吸纳头顶太阳之气，与那股吸力对抗。

“哟，修为还不差！”尖细的声音响起。

流沙下沉，柳梢双足悬空，稳立不倒。四方浊气受魔力牵引而汇集，在上空形成大片的黑云。黑云蔽月，天地顿时连成一片。

“好个小娃娃，敢跟我沙木梟动手！”一颗头颅自沙里钻出来，皮肤干裂，发如枯草，几乎与沙地融为一体，“这颗魔丹定然是上品！”

柳梢大惊。

这沙木梟没有魔气，倒透着几分邪性，据说大荒里藏着不少邪仙，手段阴毒，多以魔丹炼药增进修为，难道让自己遇上了？

流沙不停地陷落，形成漏斗状的深坑。窥知对方实力，柳梢心一宽，断然放弃对抗，猛地翻身跃起，以泰山压顶之势，借着那股吸力重重地坠下，双掌满贯魔力拍向沙地上那颗头颅！

“啊……你！”惨叫声里，头颅重新没入沙里！

魔力所至，沙土被震得漫天都是，地面则出现了一个方圆十多丈的巨型深坑！

“就这点本事！”柳梢站在坑底，叉着腰得意地大骂，“敢暗算我，我打爆你的沙木脑袋！”

话音未落，身旁陡然升起四面沙墙！

“小娃儿太天真了，落入我的沙流阵，你死定了。”

沙木梟竟没走！变化太快，柳梢受困于狭小的空间之内，看着四面沙墙倒下，却并不在意，挥手轻易就撑住一面，恨恨地叫：“等我出来收拾你！”

“嘿嘿……”沙木梟再次爆发出一串怪笑，阴鸷得令人毛骨悚然。

事情没想象中那么简单，流沙如流水，高高的沙浪铺天盖地而来，一道推动一道。防得了这里防不住那边，被击碎的沙墙化为沙土纷纷散落，柳梢不得不兼顾八方，魔力分散，渐感吃力。

不消片刻，沙土已埋至腰间。柳梢暗道不好，想要腾空，然而之前那股吸力突然再现足底。她同时应付沙墙与吸力，倍感艰难，脱身不得。

沙木梟可厌的头颅再次出现在沙墙上：“还是乖乖地交出魔丹，免得受苦。”

“呸！”柳梢大怒之下，魔力凝聚成巨大的黑爪，抓向那颗头颅，“你这个死人头！”

魔爪未到，沙木梟的头颅先一步消失了。

知道久战不利，柳梢焦躁起来，双眼微红，魔性又蠢蠢欲动。

“得了这粒魔丹，我的修为必定再增一层……”说话声戛然而止，变为惨叫！

毫无预兆地，沙墙应手而破！

这是……柳梢只觉得手臂一紧，接着就被拖出了沙坑。

那是只女人的手，纤长素净，令看过的人印象深刻。

“是你！”柳梢意外。

红袍红袖，散乱的长发间露出一双眼睛，双睫卷翘，眸子漆黑无波，幽幽如古井。

四周的气氛变得沉寂，风吹沙地，显出清晰的波浪纹，邪仙沙木梟已经不见踪影，不知是死了还是逃走了。

尸魔石兰为什么要救自己？柳梢暗自奇怪。

美眸中，红光骤现！

危机感出现，柳梢跃起，魔焰堪堪自足底扫过。

红袍飞舞，瞬间化为十来个相同的身影，像是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出手狠辣无比。

她是魔性发作？柳梢心念转过，否定了这个原因。除非修炼时浊气失衡，或是受到刺激，否则魔性不会毫无预兆发作，何况自己身上并没有可以使之平衡的人类气息。难道她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神秘力量，起了贪念？

柳梢接了几十招，闪避越来越吃力，眼看不敌，体内的神秘力量却仍无动静，只好拼命摄取浊气提升魔力与之抵抗。

魔力提至极限，眉上三片柳叶渐渐地透出血色，魔相即将显现——

突然，身后涌现一股更加强大的魔气！

气浪贴地扫过，魔力随之贯入体内，柳梢得此助益，一掌将石兰震出十丈开外！

察觉来人实力不凡，石兰立即化为红光钻入沙地，遁行而去。

来者疾行至柳梢身旁便停住，是知道追不上了。

尸魔败走，柳梢丝毫不敢放松，暗运魔力戒备：“是你。”

对于她的紧张，卢笙全不在意，只望着石兰去的方向，竖立的双眉锁得紧紧的：“入魔的仙？哼！”

“石兰是由仙入魔？难怪洛歌的态度有些奇怪。”柳梢暗忖。

对于卢笙会来大荒，她一点都不意外——食心魔到底死没死，卢笙他们是最清楚的，食心魔太强，又不受魔神管制，现在这位魔尊微月感受到了威胁，当然也就会对洛歌的行踪感兴趣。在对付食心魔这件事上，仙门魔宫的立场是相同的。

卢笙收回视线：“洛歌坏了我们的大事。”

他是指洛歌破坏妖魔联盟的事。柳梢如今向着洛歌，自然乐见其成，只是不敢在他面前表露。

卢笙似不经意地瞟她身后：“你不回魔宫？”

柳梢早就想好理由：“月说了，让我留在洛歌身边。”

卢笙用阴冷的目光盯她一眼，居然笑了一下。

柳梢本来还想从他嘴里套出点关于魔宫行动的消息，见状不由吓得倒退两步，连忙将这个念头打消了。

“那就留下吧，别忘了你的任务。”卢笙说完，化作黑风消失。

四周恢复沉寂，柳梢忍不住擦一把冷汗，想到石兰和沙木杲可能还会回来，更加恐惧，转身要去找洛歌。还没走，她却又想起了什么，大惊失色，顾不得疲惫，疯狂地翻动沙土。

落月如灯，方圆几十丈内都堆起了高高的沙丘，不同的沙土在月光下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颜色，那只大耳兔依然踪影全无。

记忆中，在提醒她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卷入沙底了。

柳梢呆呆地望着面前巨大的深坑，过了很久，她突然跌坐在地上，捂着脸大哭起来。

谁能想到，任性的少女会为一只兔子的死而伤心，眼前场景看上去无比的可笑，又无比的真实。

顺手相救，换来舍命相报，蝼蚁如何不惜蝼蚁？蝼蚁的情义也如此真切。

一道白影悄然现身。

年轻的仙人低头看着面前哭泣的少女，说的话并不温和：“既已发生，后悔有何益？此番教训当谨记。”

后悔莫及，柳梢哭得更大声了。若不是因为她任性跑出来，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

洛歌见她哭个没完没了，也不催促。

面前突然蹿出一团灰影，柳梢受惊，下意识地揉眼睛，看清那是什么之后，她立即止住了哭声。

一只大耳兔边跳边冲她龇牙咧嘴！

“它没死！”柳梢狂喜。

原来他一直跟在后面，才会及时救了这只兔子。对呀，他怎么会任她一个人

跑出来呢，他只是要让她长长教训，让她知错罢了。

但如果是这样，说明他什么都看见了，包括自己跟卢笙……难怪卢笙故意那么说，可恶！

他会不会真以为她要利用他？柳梢紧张之下也顾不得满脸眼泪，小心翼翼地道：“我是骗卢笙的！”

洛歌“嗯”了一声，并没多问什么，微微倾身，要拉她起来。也许是感受到仙人的慈悲，那只灵兔竟突然顺着手臂蹦上他的肩头，停在那里摇耳朵。

俊颜平静，旁边却是一张滑稽的兔脸，很有些不搭。

柳梢登时破涕为笑。

小脸泪痕犹在，杏眼已经弯成了半个。洛歌倒没见过表情变得这么快的，略微眯眼，不慌不忙地直起身，将大耳兔从肩头拉下来。

大耳兔不知死活，还要往他身上爬。

柳梢被逗得笑弯了腰。

面前少女笑得娇态毕露，过分直白艳丽，让清冷月光也染上热度。洛歌看了片刻，俊眉一扬，也难得地笑了一下。

柳梢想起记忆中那极度优雅的笑，就像是荡着花瓣、深不见底的寒潭，带着魔性的诱惑，令她难以控制地坠入黑暗。

然而，面前人清冷的笑意，有九天银河倾泻般的张扬，有远胜流星划空的耀眼，照得她整颗心都亮堂堂的。

见她发呆，洛歌恢复平静：“你的确不必与宁儿比。”

柳梢也觉得羞惭，知道自己太小心眼，连忙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道：“没什么啦，我本来就比不上洛宁。”

洛歌没再说什么，伸出一只手扶起她。

浮云决自云中坠落，横在两人面前，柳梢借力站起身，任他拉着手踏上长剑。

两人消失在云中，那只大耳兔却蹲着没动。

沙地上又有两道黑影自虚无中走出来，一高一矮，都披着黑色斗篷。

“大荒的聪耳沙兔才拥有如此敏锐的听觉。”紫水晶的光华自斗篷下闪现，他含笑朝大耳兔伸出手。

大耳兔“咻溜”一下蹿进沙丘后跑了。

“看来在兔子眼里，你也不如洛歌。”小孩的声音有点低闷，他学着月的样子摸了摸左手无名指，那里却没有戒指。

“哪方面？”

“你用近十年时间教坏她，他只用一年就教好了她。”

“因为她是个坏孩子，跟着洛歌学了很多坏习惯。”

“是说善良和聪明吗？”

“让你出来好像是个错误，”月抓住小孩的斗篷后领，将他拎起，“那么现在呢？”

小孩也不挣扎：“现在是主人说的对。”

月丢开他：“无论如何，洛歌已经落入我的计划，他会让她知道一切。”

“可惜，她并没有按照你预定的路走，而且我预感你的引诱也不会成功了。”

“我会再想办法，结果一样就对了。”

“这代表你之前的设计全是多余的，你总是没事找事做。”

半空出现一道蓝色光柱，月伸手拎起小孩丢进里面。等到光柱和小孩消失，他伸手从斗篷内取出一支紫笛，对着大漠中那片惨淡的落月，轻轻地吹起来。

笛声朝着月亮飞去，仿佛亘古以来就存在了。

七日后，洛歌与柳梢两人终于穿过沙漠，进入一大片黄叶林。林中长的都是奇特的八角黄叶树，绵延数千里，人进入树林，法力就急剧消耗，甚是古怪。两人行走林间，遇到许多尚未开智的低级妖物纠缠拦路，洛歌只将它们拨开。

花了整整四日，两人才穿越黄叶林，前方又是寒暑沼泽。沼泽气候变化无常，时冷时热，犹如寒暑交替，柳梢听话地留在浮云诀上，完全不敢乱来。三日后再穿过沼泽，见到黑幽幽的高山深谷，两人这才算是真正来到了大荒外层。



大荒的山多数都雄奇无比，上空有天然强气流相阻，御剑困难，唯有步行翻越，其中凶险自不必说，不过洛歌似乎对这一带很熟悉，早有对策，带着柳梢安全地行进。

晚来风雨骤起，两人行至阳夹山下，此时距离初入大荒时已过了半个多月。

这阳夹山十分奇怪，山上光秃秃的，不仅不见树木，连半根草也无，水源却极为丰富。大片清水从山顶流下来，深处尚不过膝，浅处也只堪堪漫过足背，底下红黄沙石清晰可见，加上正在下雨，整座山几乎看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

雨水也没这么多，这些水从哪儿来的？柳梢一时新鲜，踩着水玩了会儿，才觉得有些疲乏，回头见浮云决已经变大了数倍，便跳上去躺着休息。

夜深，头顶雷霆轰鸣，闪闪电光映照水面，亮如白昼。

此情此景，唤醒了多年前的记忆，柳梢想起那场因为自己任性引来的大雨，那时她躺在那个无情的怀抱里，居然能很开心地入眠。

为了那个交易，她丢失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今后呢？柳梢有点烦躁，翻身坐起来。

一道电光劈开云层，强烈的光芒映照着俊脸，仙者稳稳地浮坐在水面上，闭目调息，所有的干扰对他根本造不成影响。

柳梢忍不住问：“你认识尸魔石兰？”

洛歌只是“嗯”了一声。

柳梢追问：“她是谁？”

洛歌平静地道：“她与我一位故人相似。”

柳梢早就留意到了，自从进入大荒后，他都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还从未见过他这种反应，可知他对那位“故人”十分上心。

柳梢忍不住暗暗撇嘴：“哪个故人？”

洛歌却道：“不是她。”

探不出半点消息，柳梢又重新躺下，不说话了。

洛歌道：“停止修炼，魔丹仍会运转，《大音六识曲》不可丢开。”

魔丹会自行纳气炼化，这也是魔道的厉害之处，不过有他渡仙体灵气压制，



柳梢再没犯过魔性，倒是犯了老毛病：“你管我呢！”

洛歌不再说话。

就在柳梢翻来覆去时，耳畔忽然响起琴声。

同样的曲子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大为不同。冰弦得雨，其声越发空灵，在风雨声的衬托下显得分外飘渺，牵动最深处的心魔——一片圆圆的月亮，还有半张苍白的脸。

“吵死了！”柳梢倏地爬起来。

凄冷的夜，电光闪耀间，仙人披一身狂风，浮波沐雨，横琴膝上，安然如坐云端。

一时间，柳梢竟移不开视线。

琴声不停，他开口：“看到什么了？”

“没什么！”柳梢装作不在意地别过脸，半晌，又忍不住偷偷看过去。

头顶落下的千万雨点，居然变成了剔透的花瓣，旋转飘荡，无声地坠落在仙人身畔的水中，消失。

这一刻，不闻雷声，不闻雨声，也不闻琴声。

美，突如其来的美占据了整颗心，柳梢再也记不起什么月亮，只觉得心头也飘着点点花瓣雨，甜滋滋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向往，让她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他。

“喜欢吗？”花瓣雨中，轻柔的声音显得有点遥远。

“嗯。”

“那就过来吧。”

“嘿！那只是我的幻象，我才不上当！”柳梢得意地叫。

挺直的长睫微微动了下，洛歌抬手离开琴弦，幻象消失，琴声也停止了。

果然如此，不受琴声控制，正是因为她身上那一丝灵气，天地间最纯正的灵气。拥有这种气息的种族早已绝迹六界，她如何得来？还有经过修改的《大音六识曲》，站在她背后的究竟是何人？

“你体内的力量是被封印了。”

“封印？”柳梢反应过来，不由咬唇，有关月的事情，她之前一直是隐瞒了的。

洛歌也没追究：“这股力量虽然强，却容易使你暴露，成为阴邪之辈的目标，被封印也好。”

说到这里，他严厉了点：“背后之人看似无恶意，但他无故选中你，必有其目的。”

目的吗？柳梢低着头沉默良久，突然道：“有人想让我帮忙，我该怎么做？”

洛歌反问：“你想怎么做？”

“我不想帮他。”柳梢摇头。且不说那件事有多困难，自己跟着洛歌这样就很好，凭什么要管闲事？何况他还骗了自己。

“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我……”

“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后果，你期待哪一种？”洛歌道，“此人是否有所隐瞒，你可确定？”

柳梢愣住。

雨越下越大，打在水面“哗哗”作响。

洛歌抬眸：“柳梢小妹。”

柳梢回过神，咬唇，半晌还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洛歌道：“我此番带你出来，是想借你引出食心魔，且要验证一件事。”

要利用自己吗？柳梢问：“很危险？”

“嗯，但我会护你。”

“你怎么不骗我呀？”

“我不必骗你。”

这个回答，说不清是自信还是自负。柳梢暗自翻白眼，故意端着架子，躺下了：“我要考虑一下，应该怎么做！”

“很好。”